呂晚村先生文集

呂晚村先生文集附錄

行略

嗚呼先君之棄不孝輩也已再期矣日月不居音容莫及唯是生平言行之記闕焉未備每欲伸紙濡毫次第梗槩而意氣塡塞弗克宣達竊念先君立身大節著在人寰其學術文章議論四方學者罔不聞知固無待於不孝之稱述惟其緒言遺事或非外人所盡悉者玆不筆載誠恐日久散失疎忘以至於後之人傳聞異辭無所考據是重不孝輩通天之罪也故敢泣血而書之先君諱留良字莊生又諱光輪字用

晦號晚村姓呂氏先世爲河南人宋南渡時始祖諱繼祖爲崇德尉阻兵不得歸因家焉十世而至竹溪公諱淇爲錦衣武略將軍先君之高祖也曾祖諱相號種雲沔陽別駕妣孺人趙氏祖諱煥號養心山西行太僕寺丞妣宜人郭氏考諱元啟號空青鴻臚寺丞妣孺人黃氏初沔陽公以貲豪於鄉里倜儻好施倭寇逼出藏粟三巨艘以餉軍又助工築邑城之半阮中丞表其閭曰善人里公生三子長爲太僕公次諱烱號雅山泰興縣令季諱熯號心源淮府儀賓尚南城郡主是爲先君之本生祖考妣也本生考諱元

學號澹津萬曆庚子舉人繁昌縣令妣孺人郭氏繁
昌公年六十九而卒已生子四長諱大艮字伯魯次
諱茂艮字仲音刑部郎次諱願艮字季臣維陽司李
次諱瞿艮字念恭邑諸生卒後四月而側室孺人楊
氏生先君於登仙坊之里第行第五於是空青公卒
無子乃以爲後焉先君生而神異頴悟絕人讀書三
遍輒不忘八歲善屬文造語奇偉迥出天表時同邑
孫子度先生爲里中社擇交甚嚴偶過書塾見所爲
文大驚曰此吾老友也豈論年哉即拉與同遊先君
垂髫據坐下筆千言立就芒彩四射諸名宿皆咋舌

避其鋒癸巳始出就試爲邑諸生毎試輙冠軍聲譽籍甚時同里陸雯若先生方修社事操選政每過先君虛左請與共事先君一爲之提唱名流輻輳玳筵珠履會者常數千人女陽百里間遂爲人倫奧區詩筒文卷流布寓內人謂自復社以後未有其盛亦擬之如金沙婁東而先君意不自得也壬寅之夏課兒讀書於家園之棣花閣息交絕游於選社一無所與時高旦中先生自鄞至黃晦木先生兄弟自剡至與同里吳孟舉自牧諸先生以詩文相倡和嘗作詩曰誰教失脚下漁磯心跡年年處處違雅集圖中衣帽

改黨人碑裏姓名非苟全始信譚何易餓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無慚尺布裹頭歸人莫測其所謂至丙午歲學使者以評士按禾且就試矣其文造廣文陳耔齋先生寫出前詩示之告以將棄諸生去且囑其爲我善全無令剩幾微遺憾耔齋始愕眙不得應旣而問其衷曲本末乃起揖曰此眞古人所難但恨向日知君未識君耳於是詰旦傳唱先君不復入遂以學法除名一郡大駴親知無不奔問傷皇爲之短氣而先君方怡然自快復作詩有甑要不全行莫顧簀如嘗易死何妨之何但日自此老子肩頭

更重矣於是歸臥南陽村向時詩文友皆散去乃摒擋一切與桐鄉張考夫鹽官何商隱吳江張佩葱諸先生及同志數人共力發明洛閩之學編輯朱子書以嘉惠學者其議論無所發洩一寄之於時文評語大聲疾呼不顧世所諱忌窮鄉晚進有志之士聞而興起者甚衆顧先君身益隱名益高戊午歲時有宏博之舉浙省屈指以先君名薦牒下自誓必死不孝輩懼甚急走詣當事所哀固辭得免庚申夏郡守復欲以隱逸舉先君聞之乃於枕上剪髮襲僧伽服曰如是庶可以舍我矣嵛清溪徐方虎先生曰弟此病

日深浮生無幾已削頂爲僧從此木葉蔽影得苟延數年完一兩本無用之書願望足矣世間紛紛總不涉病僧睹聞甲裏或疑之曰先生平生言距二氏今以儒而墨將貽天下來世口實其若之何先君亦默然不答僧名耐可字不昧號何求老人築室於吳興埭溪之妙山顏曰風雨巷峭壁寒潭長溪修竹有泉一泓構亭其上題以二妙先君幅巾拄杖逍遥其間惟四方問學之士晨夕從遊有濂溪吟風弄月之意顧先君自此亦病甚矣初素有咯血疾方亮功之亡一嘔數升幾絶辛亥以後遇意有拂鬱輙作至庚申

夏方對客語而郡衙適至噴噀滿地坐客咸愕然自後病益劇先君自知不起嘗歎曰吾今始得尺布裹頭歸矣夫復何恨但夙志欲補輯朱子近思錄及三百年制義名知言集二書倘不成則辜負此生耳於是手批目覽猶矻矻不休門人子姪苦請稍輟以俟病間先君毅然曰一息尚存不敢不勉況此時精神猶堪收拾後此更何及耶雖發凡起例稍示端緒然亦竟不能成也易簀前三日猶憑几改訂書義命不孝執筆一字未安輒佇思商酌其神明不亂如此病革門人陳鍅等入問湯以細心努力爲學呼不孝輩

諭以孝友大義而已已而曰我此時鼻息間氣有出無入矣言畢叉手安寢長逝此癸亥八月十有三日也嗚呼痛哉先君少秉至性事先祖毋楊孺人極孝孺人雖奇愛先君而教督尤嚴年十三遭孺人喪哀毀逾禮又以生不得逮事繁昌公平生每言及未嘗不嗚咽流涕也祭祀必竭誠盡敬其粢盛羹饌必豐以潔夙興行事未嘗不齋肅也遇諱辰未嘗不哀感也已病劇支綴家人祭祀猶必强起行禮不以憊故自免也大宗祠堂圮猶籃輿出城營度不以瀕死息於祖先也少撫於三伯父事三伯父如嚴父已出為

鴻臚公後貲藏甚厚而三伯父故豪奢好聲氣結納輙揮霍盡之歲大饑嘗爲友代輸漕粟一夕空其囷先君驩然以兄親愛視財無爾我絶無芥蔕恡惜也三伯父卒于亮功早世以先君爲喪主後十餘年拮据營葬三伯父父子於高原哭之盡哀又以孫懿緒繼亮功後曰吾以報三兄撫養恩亦使吾之子孫得以復奉本生繁呂公祀也二伯父與三伯父兄弟異居以禮數相持責譏間乘之差不相能四伯父撫於二伯父而與先君友愛最篤相與彌縫兩兄間四伯父卒先君曰吾兄死無爲爲善矣哀痛過常遺孤纔

歲餘撫視如己子以迄於成人晚年事二伯父尤敬

二伯父性徑直先君每事推讓視形聽聲極意承奉

之即有所諫正必緩解曲譬勿使傷其意也嘗遘疾

先君爲之終夕不寐思所以療治之法復初乃安先

君每曰吾生而無父今兄亦秪一人存視兄猶視父

矣平生篤於朋友之誼遇有事不惜頂踵以赴其急

交遊投贈傾倒篤忠盡歡竭會無倦意嘗曰友所

以輔仁也論交旣定則急難通財乃分內事今人以

通財急難而求友則不可以言友矣顧先君之所求

者在此而友之所望於先君者或在彼雨雲翻覆千

變百幻先君祇待以一誠久而其人感動悔悟遇之
如初其卒不可化或自以負塗之豕反啓先君之潔
身浣行而譬之者天下皆怪歎其爲人而於先君知
人之明固無傷也初與陸雯若先生同社時雯若感
於讒與先君偶相失他社之人乘間說曰請絕雯若
某等願執鞭弭以從先君笑曰吾與雯若小有言然
門牆之鬩也於諸君何與哉且諸君故可交亦奚必
絕雯若而後從也其人乃愧服雯若早卒先君爲之
經紀其家人謂真不愧生死者有浮薄子盜名常獲
陸先生左右力比其亡也作陸雯若墓誌痛加詆抹

先君甚不平之乃爲刊其東臯遺選序中悲凉感慨極寓其意所爲張耳陳餘之事是也甲辰歲有故人死於西湖先君爲位以哭壞牆裂竹擬於西臺之慟已而葬於南屏山石壁下高且中先生與先君交最厚許以女室先君之第四子忽致札曰某病甚將死矣家貧吾女恐不足以辱君子請辭人或勸從其請先君正色曰且中與余義同車笠不應有是言此亂命耳卒娶之時會葬高先生於鄞之烏石山先君芒鞵冒雪哭而往山中人遥聞其聲曰此間無是人是必浙西呂用晦矣高氏子弟礱石將刻墓誌先君覩

其文微辭醜詆乃歎曰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何爲者也遂不復刻平生愛人以德不肯爲姑息以非義相成責難規過人或不能堪而諒其無他卒相畏服與吳自牧先生始以藝術文章交既而進以道義晚歲甚相依倚忽暴疾殞先君哭之慟曰吾質已亡矣吾亡以言之矣爰是有質亡集之刻并及諸亡友之文章未表見於世者綴拾其遺事以傳焉蓋先君貧交死友尤所鄭重凡友人之後富且貴者輒不復通或以爲已甚先君曰吾自與富貴不相習耳非忘故人也方在髫亂時即能發明紫陽之學偶與姑

夫朱聲始先生議論及之大驚曰不意君所見便已到此境界真神授也先君嘗謂洛閩淵源至靖難時中絕後來月川敬軒康齋敬齋諸人類未由藥僅能敷述緒論而微言不傳白沙陽明乘吾道無人之時祖大慧之餘智改頭換面陽儒陰釋以聾瞽天下之耳目而陽明之才氣尤足以鉗錘駕馭自是以後士之卑靡者既溺於科舉詞章之習其有志於講明此理者倀倀焉如瞽之無相總不能脫離姚江之圈䙡若羅整菴之困知記陳清瀾之學蔀通辨蓋嘗極力攻其瑕纇而所見猶粗至後此講學諸儒未嘗不號

宗朱及論至精微所在則猶然金溪黑腰子也然則此學何由而明哉先君於佛老家言無不穿穴諸儒學錄悉所窮究若盧扁之於疾洞見其肺腑受病所在故能力斥其非詖淫邪遁之辭披抉呈露莫得而隱也嘗曰姚江之說不息紫陽之道不著至人以攻王目之則不受曰吾尊朱則有之攻王則未也凡天下辨理道闢絕學而有一不合於朱子者則不惜辭而闢之耳蓋不獨一王學也王其尤著者爾或曰先生痛抹陽明太過得無為矯枉救弊之言耶先君曰不然生平於此事不能含糊者只有是非二字陽明

以洪水猛獸比朱子而以孟子自居孟子是則楊墨非此無可中立者也若謂陽明此言亦是矯枉救弊則孟子云云無非矯救將楊墨告子皆得並嚮於聖賢之路矣且論道理必須直窮到底不容包羅和會一着含糊即是自見不的無所用爭亦無所用調停也即從陽明家言渠亦直捷痛快直指朱子爲楊墨未嘗少假含糊也然則不極論是非之歸而務以渾融存兩是不特非孔孟程朱家法即陽明而在亦以爲失其接機把柄矣又嘗歎曰道之不明也久矣今欲使斯道復明舍月前幾箇識字秀才無可與言者

而舍四子書之外亦無可講之學故晚年黜勘八股
文字精詳反覆窮極根柢每發前人之所未及樂不
爲疲也有疑時文恐不足以講學者先君曰事理無
大小文義無精粗莫不有聖人之道焉但能篤信深
思不失聖人本領即擇之狂夫察之邇言皆能有得
況聖賢經義乎其病在幼時入塾即爲村師所誤授
以鄙悖之講章以爲章句傳註之說不過如此道以
猥陋之時文則以爲發揮理解與文字法度之妙不
過如此凡所爲先儒之精義與古人之實學槩未有
知其自視章句傳註文字之道原無意味也已而聞

外間有所謂講學者其說頗與向所聞者不類大旨多追尋向上直指本心恍疑此爲聖學之眞傳而向所聞者果支離膠固而無用則盡棄其學而學焉一入其中益厭薄章句傳註文字不足爲而別求新得之解自正嘉以來講學諸公皆不免此故從來俗學與異學無不惡章句傳註文字者而村師與講學先生其不能精通經義亦一也乃反謂經義必不可以講學豈不悖哉自先君之說出天下之士始而怪中而疑終乃大信今者鹿洞之遺書同南陽之許本無不家疚戶肄後生末學皆知是非邪正如氷炭之不

可同器駸駸然陰翳消而日月懸也世皆以歸先君開闢之功焉又見從來講學者每以聲利相招集急甚疾之以爲學者當先從出處去就辭受交接處畫定界限札定脚根而後講致知主敬工夫方足破艮知之黠術窮陸派之狐禪蓋自宋以後春秋變例先儒不曾講究到此別須嚴辨方可下手入德耳平生不爲小廉曲謹而於非義所在一介不苟也嘗曰吾輩今日雖倒溝壑然有數種食決不可就也矯節高名而苟且凡百目前紛紛名輩或未能免此矣然餓死事小當無忘此志耳自棄諸生後或提囊行藥以

自隱晦且以效古人自食其力之義而遠近復爭求之乃歎曰豈可令人更識韓伯休耶於是雖親故皆謝不往矣每云吾性畏貴人對宦僕如伍伯也捧大字書帖如牌檄也登朱門則惴惴焉大庭廣堂也抱病村居四方交遊羔雁造門者皆支扉拒之宦於浙者皆以不得識先君爲憾雖以勢强逼之不可得而屈辱也蓋先君嚴苦之節出於至誠而守之旣久天下亦知其素所樹立故每能伸其志世之不快於先君者或能造作流言以相疑謗至於立身持已嶄然不滓則固不得而訾議之也嘗游金陵遇施愚山先

生於廣座隱山論學先君不數語中其隱痛愚山不覺泣瀾失聲坐客皆驚遷延避去於禾遇當湖陸稼書先生語移日甚契稼書詢及出處先君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君得毋誤疑是言歟及先君卒稼書在靈壽爲文致弔猶不忘斯語焉龍山查漢園少負駿才好良知縱橫之學解后先君相與辨論往復甚苦至夜分忽蹷而起曰不聞君言幾悞此一生矣願爲弟子即舍棄場屋過南陽村逾月而後歸人問何如曰殆非復人間世耳新安施虹玉與其鄉人篤守考亭之學襆被過訪告以綱目凡

例未發之蘊歎爲聞所不聞平居講習亦嘗標立宗旨曰吾儒之學正當從其支流脉絡辨别精微方見道理精切處耳一立宗旨即是顴頂鵠矣且無論其所標立者云何已失時中變動之義矣惟異端之學有綱提訣授吾儒無是也故凡與學者言皆隨事指點各就其識力功候之所至或誘而進之或折而奪之煆煉人材之法非可執泥至於本領歸宿所在則又未嘗不同也誨人不倦每講論常至丙夜然辭旨明快聽者忘疲尤喜辨難反覆竭其兩端學者與先君游經義治事隨其淺深無不各有所得負笈擔簦

不遠千里遐陬荒裔之士或有設位遥拜名弟子者天下方翕然以爲有所依歸而中道捐棄宜乎聞訃之日世之學者無不震悼以爲斯道之不幸也嗚呼痛哉先君質身嶽立音如洪鐘風釆峻厲遇事盤錯疑難迎刃立解精神過人高且中先生常曰晚村百冗蝟毛八而受敵則神愈閒氣愈攝精釆愈煥發殆神勇耶丁酉倡社邑中數郡畢至敦盤裙屐讌樂紛沓先君指揮部署之終會不失一匕箸人服其綜理之密他人或分任什一幸不能辦也二伯父馭下素嚴猝有家奴之變奴輩百餘人刦盟寢室二伯父且

受制計無所出先君爲畫擒治之皆伏法從兄某
爲奴所誣累事涉錢課考覆邑令强欲坐之先君執
不可得雖以是忤邑令意失好友歡不顧也凡親戚
有急呼將伯者皆以身當之弗避禍患其居鄉也歲
饑則議賑疾癘作散藥畧所活常數千人萑苻充斥
則講保甲法其措置方畧皆有至理非人所能及有
妖僧將構小九華於邑之北門煽惑愚俗富室輸金
錢豪猾恣漁獵以福田形勢爲辭既營建矣先君適
自金陵歸見之大詫乃貽書知交責以衛道闢邪且
令門人董杲爲邑令言指陳利害數有不可者七卒

毀去之先君雖息影深鄉而讜言清議人猶有所畏忌惟恐其聞知其居家也閨門之內肅肅雝雝教子弟有家法御臧獲輩皆嚴而有恩平生不事生產封殖而以勤儉自勵夙興夜寐終日乾乾木屑竹頭處之各當靡不經心常指示不孝輩曰郎此便是學汝等勿看作兩橛也其冠昏祭祀皆痛除俗禮之非自定儀節喪事不用浮屠邑中士大夫家多有效之者嘗讀浦江鄭氏規範慨然歎曰吾生不得與三代此事猶堪式萬方汝等其勉爲之以成吾志所著有詩集幾卷文集幾卷制義二卷所評有諸先輩稿及天

葢樓偶評若干於醫有趙氏醫貫評所選有宋詩鈔初集唐宋大家古文惟朱子近思錄及知言集二書未就而卒先君博學多材凡天文讖緯樂律兵法星卜筭術靈蘭青烏丹經梵志之書莫不洞曉工書法逼顏尚書米海嶽晚更結客變化少時能彎五石弧射輙命中餘至握槊投壺彈琴撥阮摹印斲研技藝之事皆精絕然別有神會人卒不見其功苦習學也世每以此相歎羨先君曰此鄙事耳君子不貴也常因吳自牧好奕思諫之遂終身不近碁局晚年悉力屛謝雖書字亦不爲矣生崇禎己巳正月三十一日

距卒康熙癸亥享年五十有五娶范氏天啟甲子舉
人翠華公諱金路女與先君有偕隱志子男七人長
公忠今名葆中主忠寶忠誨忠補忠納忠止忠孫男
五人懿曆懿緒懿業懿威懿統以懿緒為亮功後即
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葬於識村東長坂橋西祔
太僕公之穆遵遺命也先君生而孤露長而患難壯
而風塵及其晚也方思寤歌泉石而悲天憫人之意
與逃名畏禍之心兩者未嘗一日去於其懷素所負
志甚遠大既而生不逢時乃一以著書立言為己任
孳孳兀兀不自暇逸曰庶其假我年乎而孰知天之

復靳而不予也嗚呼其命也夫至於平日動靜語默無行不與神明狀貌非可悉傳而又嘗命不孝曰吾於人倫往往皆值其變汝等他日欲稱吾之善而傷吾心不可也乃别作内傳以紀隱德不敢以示于人兹所述者僅其什一而已惟世之有道君子哀而垂覽焉男公忠謹述

呂晚村先生文集附錄終

呂晚村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書

卷之二

書

卷之三

書

卷之四

書

卷之五

卷之六

論辨　記　題跋

卷之七
墓誌銘、祭文

卷之八

雜著

戊午一日示諸子

癸亥初夏書風雨巷

遺令

附錄

行略

右　曾大父朏村先生古文如干首係　王父米遺先生手輯距今三十餘年矣憶丁酉歲爲录於舊篋中檢得什襲珍秘不輕以示人近日白門刊本係桐城孫舫山所編惜彼時未見全集惟據傳本授梓雖考訂精核而掛漏尚多懼

夫世之學者以爲先人之集祗如此不無遺憾甲辰秋杪龍山沈椒園偶過南陽村舍因出藏本相示沈子矍然起曰先生之書衣被天下海內之士終以不得見全集爲憾子寧能以舉世之所慕而爲一家之寶乎爲某應之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蓋將以有待也小子何知乃敢妄爲流播沈子曰不然道之易晦而難明也久矣朱陸異同之辨幾如築室道傍迄無定論先生憫焉于是大聲疾呼慨然以斯道爲己任是非邪正一以朱子爲歸今之學者不啻撥雲霧而

覩青天矣是編所載豈特昌黎之原道廬陵之本論哉先生之精蘊具見于斯學先生而因以學朱子者此即紫陽一瓣香矣其可以終秘也耶用是不揣愚惷遂與椒園互相商訂釐為八卷並附行略一帙于後而記其梗槩如此或以是書之刻為繼 先王父未成之志則小子何敢

曾孫為鼎謹識

旹雍正乙巳長至後五日

呂晚村先生文集卷一

書

與張考夫書

向知老兄於錢氏有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之訂故數年願慕之誠不敢唐突以請所請者期滿謝事後必欲重累杖履耶凡某之區區固不僅爲兒輩計也此理之不明又數百年矣毒鼓妖幢潛奪程朱之坐以煽惑天下也亦久矣此又孟子以後聖學未有之烈禍也生心害事至於此極誰爲厲階不知所屆此凡有血氣所當共任之責況於中讀書識字又頗知義

理者耶某竊不揣謂救正之道必從朱子求朱子之學必於近思錄始又竊謂朱子於先儒所定聖人側內的是頭等聖人不落第三等又竊謂凡朱子之書有大醇而無小疵當篤信死守而不可妄置疑鑿於其間此數端者自幼抱之惟姊丈聲始頗奇其神合故某喜從之論說餘皆不之信也今讀手札所教正學淵源淼燈如炬又自喜瓦聲棊響上應黃鐘志趣益堅已荷鞭策不小矣昔聲始謂目中於此事躬行實得只老兄一人於時已知嚮往旋以失脚俗塵無遂請益於今雖知覺未盡泯滅而於小學入手工夫

未嘗從事直無一言一動之是此病不是小小平生言距陽明卻正坐陽明之病以是急欲求軒岐醫治耳前聞之韞斯謂老兄將辭錢氏之席冀可以俯愜夙心故托韞斯相致今承教未可恝然度賢者於去就之義審之必精不敢强也亦惟潔己以待將來而已至謂近思錄小學兒輩展讀刻期可了此莫與古人師友講習之說有礙否上蔡謂程子善言詩念過便教人省悟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如何如何儀禮經傳通解十四册已收領訖所言茗中善本可得借抄否并望留神餘不一一

復張考夫書

杭歸得手教深喜道體安和復晤寅旭謂尊駕不日過齋因爲脩整破榻灑掃以待者浹旬矣而竟不見杖屨之及度今已及刈穫之期或更須遲日敢先致區區來教謂言行錄之難成其中條欵誠有如台慮之所及者郗傳習錄之批不欲與世更起爭端皆足以見先生實學爲己鞭辟近裏之至意其所以示儆者更深切矣獨所謂非義之簞食不可受人欲仍就蒙館不則寧枯槁楊園似有若將浼焉托詞以拒者則某所徬徨回惑而不自知其由也竊聞君子守先待

後其所至止君公安富尊榮子弟孝弟忠信葢其語
嘿風流皆足以廉頑立懦固不在乎一卷之書一鈴
之說也若言行傳習二者亦因去歲先生以無所事
事爲歉然則又妄揣以爲與伊川別事做不得惟有
輯書有補之義相脅故同商隱兄舉此奉商亦惟先
生可否初不敢以爲必然也然則先生辱教何必著
書不著書何必辭去哉再四尋繹意者先生向時以
爲有可就之義者謂其足以陶鑄有成不意年來舉
動乖張志氣墮落有悅從而無繹改深知其不可與
有爲大背乎先生之初衷乃始爽然致悔於失人失

言斯其所謂非義者而加以是亦教誨之苦心乎果爾某則以爲先生期之過高待之過切非因材之道也某本薄劣識趣疎庸通身病痛隱微深痼不可指數但存此愛敬長者之一念未嘗澌滅庶可不棄絶之耶韓持國之治室脩窗陳同甫之柑梨歲禮雖老而不學議論狂厥而不終擯于程朱或亦有道與人之一例也抑更有請教者先生所謂三百年間紀載失實不可信于後世經變亂删脩盡非事實愚則以爲此自古史乘之弊如此不獨今日也閉國之時文臣不如武臣此亦恒理人物高下本不論文武况此

但錄其一言一行耳即朱子前集亦首列趙普曹彬潘美等若趙普爲人律之理義有爲君子所必誅者而朱子以之冠集此亦因世次節存或更有義也復辟議禮三案東事若修史論事則因事而論人關之載之皆當嚴核於此似可以不論即論亦取其近是者而已若必考論平生行修言道足以當百世之師而後得存則朱子自有伊洛淵源錄在其道學諸公之入言行亦李幼武之所爲非朱子意也然即淵源錄論之如呂氏之學禪張天祺朱公掞之議論多過游定夫之謂前輩不曾看佛書王信伯之學術不正

李先之周恭叔之晚節不終邢和叔之後來狠狽宜皆闕而不載者而淵源且及之則他可知矣若精論學問之至則本朝止有薛文清一人然其言醇正而行亦有疎略者將無本朝無足存者乎至於節義循良文學此皆史法取人非言行錄之義例也鄙見此書之體當遵朱子義例不必於朱子之上別求春秋之旨文獻無徵亦止就目前所知見存一代之崖略以俟後之學者而已如旁搜廣覽務求備盡雖史局纂脩徵羅宇內恐不能無遺憾矣然今日有學識之君子不就其所知見而折衷之將來日更泯沒又何

所依傍哉事關學術人心同志商確不期行世似非知小謀大妄希表見者比至於術外爲人亦各求其志之所在義之所歸恐不得於燔書而廢烹飪之用也惟先生所謂心力可惜豁光無幾嘗玩心於先代遺經則此義更有大於斯者然則先生卽以尊經實學指教後生亦不可謂非其義所出矣又何必枯槁楊園之鄉乎鄙私頑戇惟先生其終教之鑿分八錢附上便間幸致朱兄此事孟浪妻翁竟不料理將來渠只得自爲蒐塾用耳宗首處望先爲一一致明若望南臨以盡請益

復張考夫書

別後輯略及延平答問二書俱繕寫訖刻工歲前無暇尚未上板淵源錄領到即發抄矣近思錄雖有二本俱未盡善專望藏本是正聲始姊丈有一本自稱勝坊刻不知果否云尚在几案幸并示之來書所云學術不端此大非細故竊謂流俗陷溺之禍小邪說亂眞之害大邇口論學便以排詆先儒爲事此的的呵佛罵祖心傳就其議論躬行截然兩橛如前數書且鄙爲老生常談矣某之不揣固陋欲繕刻諸書正如尊教數年以來神馳函丈正謂世教日敝學統幾

絶續然楷模惟先生而已某於此事頗思究竟願得
長夕以承教益其所依望者甚鉅甚切固不𦘕爲兒
子輩也潡湖之約固知終踐但聞後歲則已過其期
矣故敢請耳惟望不鄙棄而許之幸甚幸甚垂諭教
子之道敬佩格言第目前愜志者少且冬春多事明
歲頗艱於力戊申奉攀又多一番周旋故竟虛席以
待伊洛之臨講矣汝與兒曾一面即嘆其和粹眞篤
近日少兒佩蕙兒雖未睹尊鑒必不爽當謹識之商
隱子高兩兄幸爲道意且中兒已東還矣儀禮經傳
通解所闕數卷冬底可得借抄否冗次率復不備

與錢湘靈書 別號圓沙

自丁酉讀行卷來夢寐傾倒於先生至矣癸丑冬刺船毘陵來訪不遇歸來怏怏若失及先生主講舊京而殄又年來病廢不能千里命駕相慕如吾兩人慳於一面如此眞可怪也然吾輩投契本不在形骸雖千載上下固當几席遇之況生同居近筆札可通造物即狡獪不能禁吾神思不相接也伏讀教言及見懷之作情深氣盛骨峻神清彷彿與子瞻山谷挑燈夜對歎息希覯之亦覩目前紛紛名碩眞不堪奴僕耳然又竊意詩文即壓倒古人不足盡先生地界向

上更有事在先生㬥落靡綱固無可言者今幸已灑然矣顧視宇宙至寶棄置籬壁間無人掇拾具眼有力者亦復漫然過之反皇皇於瓦礫查礦求零星之獲無乃犯孟氏不盡才之訶耶又恐先生篤學嗜古於此必久矣深造自得有非淺陋所知測耳狂言正欲盡發所藏不僅博夜窗一斯渠也便閒望不悋一傾廝辱教之明年設帳何地乞詳示以便郵寄弟比爲了知言集先刻諸大家專稿惟唐荆川先生未得全本先生久處毘陵必熟習其子孫故舊能爲弟一蒐索否天懿樓捐選目下亦將增定全集尊稿乞更

惠一本若得近作未刻者以懸式天下令聽塗壽鼓
而死觼返魂香而生總在掌握間亦大快事也新刻
金稿一册奉爲消寒破睡之具稚子行遽欲言一時
收拾不上且俟再報耳

復高彙旃書

道之不明也幾五百年矣正嘉以來邪說橫流生心害政至於陸沉此生民禍亂之原非僅爭儒林之門戶也歷朝諸君子知正其非然卒不能窮其底裏奏廓清之功中賴忠憲先生以正心大節闢之於前今又得先生淵源維閩承之於後自來學者再世相傳克昌厥緒未有若斯之盛者也施虹玉兄來具述德門孝友躬行家庭授受之樂且諗新安諸友講習紫陽得先生之鼓舞磨礪日益光大反經距邪行兆已見實天下後世之福聖道之興其在茲乎不禁魂夢

之飛越也某荒陋腐子少失怙恃顛危廢學頹墮無成徒以口耳之末騰虛聲於汙俗致驚人宗遁屈慮枉詞下先村倬又須以大刻教之指歸勉其不力至於誘掖獎借有非某之所敢當者再拜受讀喜懼交集伏歎先生嘉惠扶進之心何如是其遠且至也敬謝敬謝手教謂陸派沸揚朱學湮塞從陸者易從朱者難足盡末流波蕩之失某竊維其故亦由從來尊信朱子者徒以其名而未得其眞而近世闡提陸說者其權詐又出金谿之上金谿之謬得朱子之辯闢是非已定特後人未之思而讀耳若姚江良知之言

竊佛氏機鋒作用之緒餘秉吾道無人任其惑亂夷考其生平恣肆陰譎不可究詰比之子靜之八字着脚又不可同年而語矣而所謂朱子之徒如平仲幼清辱身枉己而猶哆然以道自任天下不以爲非此義不明使德佑以迄洪武其間諸儒失足不少思其登堂行禮瞻其冠裳察其賓主儔伍知其未曾開口時此理已失羸得滿堂不是耳又安問其所講云何也故姚江之罪烈於金谿而紫陽之學自吳許以下已失其傳不足爲法今日闢邪當先正姚江之非而欲正姚江之非當眞得紫陽之是論語富與貴章先

儒謂必取舍明而後存養密今示學者似當從出處去就辭受交接處畫定界限札定脚根而後講致知主敬工夫乃足破良知之黠術窮陸派之狐禪蓋緣德祐以後天地一變亙古所未經先儒不曾講究到此時中之義別須嚴辨方好下手入德耳幸聽妄議自知戇狂無當於理惟先生不棄其愚而教正之幸甚幸甚家刻朱子遺書七種呈覽其論孟精義儀禮經傳通解正在繕寫以力艱未能速成尚遲異日虹玉兄歸途取道錢塘矣其篤志好學敏銳而端謹目中尠覯又足窺先生取友與人之無不善茲以敝門

人畫生便道謹令肅謁卒渺附候陰令凝寒初陽潛
復伏惟爲道愛護以副遠塋不宣再拜
某按沈龍江文雅社約書劄一條云君上至尊臣
下表章未嘗用紅紙紅箋以爲敬乃鄉俗往來率
用全紅無乃侈乎其言甚當承先生賜帖亦似過
隆今後願先生一槩書劄止用白簡或雙帽或单
帖以存示儉示禮之意未知是否何如某又拜言

答某書

茅齋晤對未盡萬一贈言在耳至今如雷此刻得十月廿八日書千里之外經年之別諄諄不忘以良規相勗何見愛之至斯也感激感激弟本庸人未嘗學問丙午所為亦一時偶然無關輕重相知者喜其有片長足錄未免稱許過當聞者因而疑之議之亦其情也足下又從而洗刷勸勉之益令人愧死耳然故人善善之長同郡觀察之慎於此具見君子愛人成人之意周詳篤摯又非尋常期贈比也感謝感謝自別後醫藥之事凡外間見招者一切謝却已一年矣

只知交及里中見過有不能辭者間一應之初亦未
嘗計及毉吊損益但於斯有未能自信處恐致誤人
以此謝却耳不意其已有合于良貧也今歲屢致考
夫兄在舍求其指教冀於身心閒稍得收拾未知有
受益之地否耳張佩璁已會過有志之士也朱韞斯
曹射侯兄翕視兼山俱安好中庸輯略已成書延平
答問刻及其半近思錄尚未上板俟刷印時自當寄
覽雲士處五書當即致去寄信客此刻即行倉遽草
草不備

答潘用微書

某南村之鄙人也至愚極陋未嘗學問幼讀朱子集註而篤信之因朱子而信周程因程朱而知信孔孟故與友人言必舉朱子為斷友人遂謬以為好理學者其實未嘗有聞也朱子所謂使人一日見其面目聽其辭氣察其所為則兀然一庸人耳其不唾而棄之者幾希吾友道原稱足下清操篤志以道自任則必學務為己其於取友輔仁不啻詳且嚴矣過聽人言辱以長書下問以先賢不可得聞之言質之未嘗有聞之庸人此則足下之失人失言亦非某之所冒

昧敢當也足下書云篤於信孔孟故深於疑程朱某則不然竊恐於孔孟未必篤信耳果篤信孔孟則未有更疑程朱者若疑程朱之不合於孔孟某將謂孟子便應疑卻孔門但言仁孟子則言仁義孔子言性相近孟子則言性善可疑也且不止此將謂從孔子便應疑卻孔門問仁孔子答之彼此異詞無一言之同又何從得所謂一定之論明聖賢之旨趣爲後學之宗依耶如此則直合疑殺東坡所云疑漢不曾有楊子雲也足下書又云宋賢之所謂理即老莊之所謂道且未說程朱即老莊二公亦未肯心服在無怪

乎觸處皆疑也嘗聞之矣言不難擇而理未易明必於古人之書反覆玩味寛心游意使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爲無復纎芥之疑而後發言立論辨其可否不則理有未明於人之言有未能盡其意者豈可遽絀古人而直任胸臆之所裁乎某之所聞於朱子者如此若兩書中云云某學識卑闇實不能辨也應君從未識其人書中謂其有論宋賢性卽理之非則知其人亦未盡人言而輕於立說者或者其所辨論足以超越前古庶幾與足下鼓吹有運斤投芥之合乎來書已轉托友人識其人者遞去得其報當奉寄也

吾友道原云足下曾熟張考夫兄某之畏友只考夫
而已然其人亦篤信程朱者足下若謂直接孔孟鄙
棄一切則當自有同志倘欲從程朱以得孔孟則盍
不就考夫質証之乎道原兄行促適患齒痛不能握
筆口授兒子奉覆高明以爲如何

與施愚山書

去歲得九日平書兼荷綠雪青螺之惠秀色清芬充溢村屋恍如對敬亭見君子也樊公歸時欲數行候謝而臨行相左深以爲憾頃接教言重辱垂注西望天末但有神往耳先生膺斯世斯文之望所居與游論文講義流傳遠近在陶鑄中者不爲少矣某跧伏荒陬日趨弇陋偶於時藝寄發狂言如病者之呻吟亦其痛癢中自出之聲而賞音者以爲有當於歌謳顧先生亦有取焉又自懼然也至謂痛抹陽明太過爲矯枉救弊此則非某所知平生於此事不能含糊

者只有是非二字陽明以洪水猛獸比朱子而以孟子自居孟子是則楊墨非此無可中立者也若謂陽明此言亦是矯枉救弊則孟子云云無非矯救將楊墨告子皆得並襟於聖賢之路矣且所論者道非論人也論人則可節取恕收在陽明不無足法之善論道必須直窮到底不容包羅和會一着含糊即是自見不的無所用爭亦無所用調停也使陽明而是則某爲邪說固不得謂之太過陽明而非則某言猶有未盡者而豈得謂之太過哉從孔孟程朱必以辨明是非爲學即從陽明家言渠亦直捷痛快直指朱子

爲楊墨未嘗少假含糊也然則不極論是非之歸而務以渾融存兩是不特非孔孟程朱家法即陽明而在亦以爲失其操機把柄矣某所以寧犯不韙之名而不敢以鶻突放過也先生不鄙其愚伏望更有以垂誨之幸甚幸甚比欲蒐尋三百年八股文字成知言集一書凡經生社稿無不入選貴郡爲聲氣淵源遺文必多望爲某一訪購鈔致感何如之樊公爲寫知言集未得即來計秋深過候先生稿樣擬先時料理成帙渠到便於卒業也尊文領讀猶恨其少小題湖筆草率糾緘痔瘻作惡不能握筆口授兒子奉候

不恭

與施愚山書

頃行走別寓齋不値卸以尊稿致許兒次日早發遂不能再詣至今惘然倥偬中草草讀先生之詩未能盡窺堂廡已信其遠則纓帶岑王近則凌轢何李無疑也然微窺先生有不欲以是為了却一生者則又深歎致遠明志其進取者大矣近世作者得到先生境界不知復有幾人而尊意如此此非流俗所知也而且咨嗟太息以直諒下責於村子何敢當何敢當然不敢不仰承尊旨以求正於君子竊謂古今論詩者淺之為聲調為格律深之為氣骨為神理盡之矣

以此數者論先生之詩所謂于女玉帥弼毛齒華君之餘足以波及天下而何以益之無已則六經之義乎孟子曰王迹息而詩亡詩亡後春秋作然則詩之義春秋之義也全唐詩人較量工拙未必盡讓子美而竟讓之者諸人工於詩子美得此義也由先生今日推之極於大成敢謂更不須進步然所謂進步者亦不過於聲調格律氣骨神理間脫落變化而已其著作能方郝陵陽虞道園矣講學能駕吳幼清許平仲矣先生試取此數子之集平氣以衡之得毋尚有欿然於中者乎然以春秋視數子曾不如其無有耳

豈數子之著作講學猶有所未工哉亦或失其義也
先生誠退求諸此不爲外物所動洒然特立乎千仞
之崖其視郝處吳許直不屑黙我足汙耳不然則所
爲方爲數子者無論是世情語非世情語是未及是
過之總只在彼圈襀中終無出理此如風轉帆回滿
船物色一齊拽轉百貨到家比之漂泊狂濤時寶則
猶是也今乃爲我有耳先生得無意乎某禰心迕俗
轉喉觸諱非先生其何敢發此狂言耶比歸里門覩
闠無非訖興向所謂由都會以及郡縣者益駸駸見
遏矣目下决計活埋於南陽村舍有句云同流合汙

非所能絶人逃世從兹始將以巨石支扉不復與城闕周旋矣先生倘不鄙其迂隘有取乎論詩之義則他日扁舟問我於岸蘆叢竹間挑燈燒菜藉草談經亦自有一番景致也丹陽道中次韻得一首錄正外所委已修改如法并摹印二百册附樊公馳上雲泥睽隔臨書依戀

與施愚山書

歲杪拜書即匿影南村腐儒過計謂人心惡薄日甚即殺運所開聊避睹聞竊恐不免入春以來風雨飄忽草木時驚竄息中言念高賢渺焉天末未嘗不搔首瞻懷也樊公來得詳近候捧誦手教如接音徽世事紛紜至斯文危微絕續之會先生幸脫塵鞅致以大擔壓肩與起來者任不小小卸於外內亦只有此事合作懸知洒然一切隨地之餽正不足當知道者之回顧沾滯矣尊著領讀理法兼至眞大雅之作即入集以惠後學事理無大小文字亦猶是也有謂此

與事理有別與凡文字又有別知其人於事理文字俱成斷港絕流未有見處在君平握粟尚可言忠孝況本來此物此志乎論文正當共明此義也承見贈詩風力又別具一格鍾司徒書法種種巧妙總是熟中生耳妾次三律用志懷企非敢以巴里和春雪也又承萬香之惠厚意篤摯令人不敢辭謹拜珍賜至謝至謝宣箋珀杯聊以伴緘非以云報祈一笑置之吳兩若兄未通賤名不敢冒未同之嫌先生稱其行高學正定非虛語煩致嚮往之私俟異日相見求教耳樊公因尊稿未竣匆遽西來附此率率不盡欲語

答吳雨若書 號庸岩宣城人

曩者得聞先生文行之高於施先生久矣心企之所寅湯生來辱先以手教示以著作開函讀發不可鼎邇靜定披誦皆衷正道距邪說犯天下之忌嫉而不顧文之奇辟又足以達之無論近世陋溺講師雖前輩諸君子之救正亦少此明辨也先生又以某之羌言時有近於指趣欲引而眞之同聲之應自顧闇鄙何足以承此然不敢不自幸且奮也路長勢阻奉報無郵湯生昨歸又相失不得附書先生迺不棄復賜不倦之誨循省稽晉益滋惶悚竊謂聖道在兩間雖

千年無人任興端所戢亂而未嘗澌滅也今日疑果澌滅矣忽於澌滅中得先生之言又有一某千里不相約而合先生之言此何由乎卽所爲澌滅不得也是以君子不必爲道憂而亟爲自憂憂之必辨之辨之必極其至而後已豈過求以爭勝立異以爲高哉不如是不能定是非之歸而實得之於己耳故得彼之所爲非而益信此之是一辨也眞得此之所爲是而後能盡彼之非又一辨也讀先生甲寅所示正王諸文於彼說之非旣洞抉無餘矣某復何以進無已則商吾之是者可乎夫所非爲王則所是爲朱可知

矣按朱子平生所嚴闢者三焉一金溪一永康一鄮州也金溪之爲姚江不必言若永康之功利鄮州之權術兼挾文章之奇尤足以痼學士大夫之疾故朱子闢之甚厲果以朱子爲是乎宜於此擇之精語之詳矣今讀後寄衡南諸作於義例似未嚴也且議論往往出入永康鄮州間毋亦朱子謂賢如吾伯恭亦尚安於習熟不甚以爲非者乎倘於此有纖毫之疑卽於所是有未的則所非雖甚辨尚須勘驗也自古有道所生之文有因文見道之文如退之永叔因文見道者先儒猶少之以其有所明亦有所蔽不足定

是非之歸也故學者多患不能文能文者又患不純乎道又必有韓歐其人生程朱之後實得其道於己一開斯域焉度其人必韓歐有未之及者而惜未之見也先生幾之矣可仍爲未見程朱之韓歐哉狂迂之言似無端而可怪然譬之舶賈泛大海遇颶濤羣以盤針致戒於舵師非其技嫺於舵師也衆賈之命存焉爾某且托命於先生矣故不揣固陋以求正於左右其或未然藉以發鍼石之施尤某之深幸也家刻朱子遺書一册奉覽無緣面承教誨惟冀以時爲道加重不宣

答吳晴巖書

某頓首敬復晴巖吳先生道兄足下兩辱手書賜以大著恨道遠病廢不能覿面求益然循省惓惓之意可謂厚且至矣前者正王之教似以某有一知半見之仰同足以共論者今茲專示吉述則又似憫其知見之陋而欲以所得廣之者天下芸芸幾人理會斯事共高座說法者勢又不可復受商量如老兄之擔荷大業而垂誨不倦誠世俗之所稀某何幸而得此於老兄也然某之惷頑僻固實有所不可廣亦不敢曲附爲同者不敢不明告而冀垂亮焉某平生無他

識自初讀書卽篤信朱子之說至於今老而病且將死矣終不敢有毫髮之疑眞所謂賓賓然守一先生之言者也今敎之曰爲講義制舉文字則當從朱而辨理道之是非關千聖之絕學則姑舍是夫講章制藝世間最腐爛不堪之具也而謂朱子之道僅足爲此則亦可謂賤之至惡之至矣此某之所未敢安也夫朱子章句集註正所以辨理道是非關千聖絕學原未嘗爲講章制藝而設卽祖制經訓從朱子亦謂其道不可易學者當以是爲歸耳豈徒欲其尊令甲取科第已耶況某邨野廢人久無場屋之責其有所

評論亦初非爲制舉文字當爾也今指某尊朱以攻王爲制舉家資則其不然又甚矣果僅爲制舉家資云爾則王何必攻王非今甲所禁也且某尊朱則有之攻王則未也凡天下辨理道闡絕學而有一不合於朱子者則不惜辭而闢之耳葢不獨一王學也王其尤著者耳昔者孔子之道雖大然當戰國時楊墨老莊儀衍輩出天下幾無孔子矣賓賓然守一孔子之言者孟子耳今天下知尊孔子而不敢非此非今天下之明孟子之力也然孟子之言歷千餘年猶少信之者以宋司馬温公之賢猶疑且詆之他可知矣

及南宋諸子出賓賓然守一孟子之言然後孔子之道乃益著今日老兄與某得以尊信孔子之道者繇孟子也而得尊信孟子以及孔子者繇朱子也故某之尊信朱子也又親於孔孟今教之曰奚爲賓賓然守一朱子之言則孔孟先危矣奚有於朱子陽明不云乎道天下之公道學天下之公學非朱子可得私非孔子可得秋也求之於心而是也雖言之出於庸人不敢非也而況出孔子乎求之於心而非也雖言出孔子不敢以爲是也而況未及孔子者乎今尊書之旨毋亦猶是而且闢王學爲內褻告子爲內畔佛

老爲外冦不知所云云者爲内𡨋歟内畔歟外冦歟
吾恐老兄之於王學猶未盡其說且有陰墮彼中而
不自覺者矣夫陳獻章王守仁皆朱子之罪人孔子
之賊也今特宗獻章後人之旨而譏斥守仁是猶吳
魏皆漢賊也尊魏得漢統而獨斥吳宜非吳人之所
服矣况又奉魏以攻後漢乎集中如意爲心所存大
學從古本格物格本末皆陳湛後人之所已言是老
兄固未嘗不賓賓然守一先生之言也但其爲一先
生者不同耳縣朱子而程子而孟子而孔子此一先
生也縣尊刻所述而湛若水而陳獻章亦一先生也

則縣陳獻章王守仁而陸九淵而達磨而告子亦一
先生也凡此先生者宜何從則千古必有能辨之者
矣蓋某之闢王說也正以其畔朱子而老兄之闢王
也不必不畔朱子則某之闢王固不可仰爲同而其
賓賓然守朱子之說有一不合卽以爲畔道而不敢
從則尤非尊教之所欲廣矣老兄高明逈出不難駕
越朱子而上度必有同得者與爲証合最下亦須與
朱子等者而後能契服焉耳某方俯伏朱子門廡之
下又安能知而敢與辨所說之是非哉所敬布左右
者茀以明已意不敢强爲附和而已悚息之深伏冀

垂詧某再拜

與葉靜遠書

兩接手書皆發蒙鞭駑之言千里勤渠期責深至顧某何人足以當此又復何幸而能得此也三復汞佩敬謝敬謝某頹唐不自力兩年以來撲撤塵埃有消無長考夫先生雖在舍間而遊離之日多親炙之時少今年又得渝安寅旭佩璁諸君子相聚邑中友朋合并之緣從來希覯然師資在望故我依然卽容貌詞氣間固是一麁疎人也則其所爲開徑求益者亦徒以名而已矣不敏不勇不虛受又孰有甚於此臣猶知之而況於君耶今思刻意摒當墨守洛閩之書

不欲爲顚頂謬悠之見不敢爲主張調劑之言畀之
無高冀有稍進庶幾不負楷模劘切與千里提撕至
意乎然臣精銷亡退就　儒不知終能收拾否也朱
子遺書四種先完正在刷印恨信行促廹未及待成
俟後便寄呈可耳何時快晤以承教言冗次率復不
備萬一某再拜

與葉靜遠書

自變動以來貴里尤爲雲擾之地未嘗不念及道翁不知潛止何所接教審已越在近地喜可知也翁自前歲冬即移居村莊比亦患瘡疥至不能行動吾道日衰正人代謝張孝夫沈石長張佩璁於去年相繼厭世敝鄉同志一時略盡僅存者何商隱淩渝安而已兩公皆未有後人商隱近復受小人之侮坐訟未已不知天道何故看此火色殊未是陰消陽長之幾如何如何尊札中施孫二姓從未識其人豈非敝郡講學之徒乎若然則邪妄人耳乃與張何雜稱之甚

失其倫不可不辨也中秋後候尊駕之來以罄縷縷

敝居在南門外黑板橋問呂家東𢭏即得手不能書

口授兒子不一一

答葉靜遠書

久不得覿止遠企爲勞接手教甚慰懸念其衰病日深支骨待死較丁巳追隨時先生所覿憔悴之容已不可復得矣醫事久已謝絕惟點勘文字則猶不能廢平生所知解惟有此事即微聞程朱之墜緒亦從此得之故至今嗜好不衰病中賴此摩挲開卷有會時一欣然覺先聖賢一路目前歷歷而正嘉以後諸公講學紛紜病譫夢囈皆因輕看經義不曾用得工夫未免胡亂蹉却路頭耳若謂弟逐蝸蠅生計弟雖不肖不至汙下如此尊教殷殷愛我而賜之鞭策敢

不感激思奮然於斯意尚多未逹又未免耿耿也竊謂事理無大小文義無精粗莫不有聖人之道焉但能篤信深思不失聖人本領卽擇之狂夫察之邇言皆能有得如本領差却則以曾子之慎獨孟子之良知未嘗不原本經傳然適爲近世惑亂之鼓笛路頭一蹉雖日日靜坐時時讀書徒以佐其謬妄耳病在小時上學卽爲村師所誤授以鄙悖之講章則以爲章句傳註之說不過如此蒙以猥陋之時文則以爲發揮理解與文字法度之妙不過如此凡所爲先儒之精義與古人之實學初未有知亦未嘗下火煅水

磨之功即曰予既已知之矣老死不悟所學之非鼠
入牛角蠅投紙窗其自視章句傳註文字之道原無
意味也已而聞外間有所謂講學者其說頗與向所
聞者不類大青多追尋向上直指本心恍疑此爲聖
學之真傳而向所聞者與支離膠固而無用則盡棄
其學而學焉一入其中益厭薄章句傳註文字不足
爲而別求新得之解不知正嘉以來諸講學先生亦
正爲村師之講章時文所誤不屑更於章句傳註文
字研窮辨析乃揣摸一副謬妄淺陋之說以爲得之
不覺其自墮於邪與耳故從來俗學與異學無不惡

章句傳註文字者而村師與講學先生其不能精通經義亦一也蓋人聞邪異之解則必於章句傳註真有自信不及處要知此自信不及者乃吾心之粗非古說之失也亦村師講章時文之所蔽非章句傳註之本然也篤信深思精其心以求之則其理自出輕信粗心則必反疑古說於是奮其私智穿鑿破碎思妄駕乎章句傳註之上罪不勝贖矣乃反謂經義必不可以講學豈不悖哉今日理學之惑亂未有不由此者而其原則從輕看經義不信章句傳註焉始此其所以皇皇汲汲至死而不敢舍置也遺書精義已

成尚未較對鑿補儀禮經傳通解正在緝寫發刻但其事浩大不知能卧工否耳童蒙訓一册呈上凌逾老今歲仍在敝里涵養加邃其尊翁已服闋矣弄璋之事並無其具奈何曹舍親俱好在後學規訓容索取奉寄率復不盡

答張菊人書

於時文中見所著瑰奇窅緲知非經生家後於孟舉處得所貽詩清挺傲俗又知非時下僞盛唐詩人今來舊京見諸作則泝元和長慶之遺也有作如此其不傾注者情乎顧以蹤跡睽異不自唐突乃忽枉詞屈慮先我以書又其中推許過當有非某所可承者則又怪執事之致於己者甚高而假於某者何寬也某荒村腐子生長喪亂患難之中顛蹶失學今年四十又五矣鬚齒敗墮志業不加進本末無足觀挑燈顧影輙自悲惋耳又何云哉自來喜讀宋人書爬羅

耤買積有卷帙又得同志吳孟舉互相收拾目前略備因念其爲物難聚而易散又宋人久爲世所厭薄即有好事者亦揀廟燒香已耳再經變故其澌滅盡絕必自宋人書始今幸於吾一聚焉不有以備之流傳之則古人心血實澌滅自我矣因與孟舉叔姪購求選刊以發其端以破天下宋腐之說之謬庶幾因此而求宋人之全並宋人之學自有軼漢唐而直接三代者固不係乎詩也又某喜論四書章句因從時文中辨其是非離合友人輒慫恿批點人遂以其爲宗宋詩背時文其實皆非本意也近者更欲編次宋

以後文字爲一書此又進乎詩矣室中所藏多所未盡孟浪泛游實爲斯事至金陵見黄俞卲周雪客二兄藏書欣然借抄得未曾有者幾二十家行吟坐較遂至忘歸憶出門時柳始作綿今又衰黄矣前孟舉云見足下考索詳核而好奇恨其時外走不得親叩又聞許示茶山紫薇斜川諸集夢中時樂道之今讀手教更知其詳如江西詩派一書某求之十餘年而未得者也承許秋後盡簡所蓄惠教某何幸得此於執事哉謹以所有書目呈記室外此倘有所遇知勿惜搜致之力也某曏昔無境外之交性又戇頑不善

懷刺掃門尤畏近貴人至此間初無所主旋遇徐州來黃俞卯周雪客諸子不以某爲怪而與近則又自忘其麤疎也而狂與諸子言今日之所以無人以士無志也志之不立則岐路多也而岐路莫甚於禪禪何始乎始於晉今中國士夫方以晉人爲佳而傚之恐不及又孰知有痛乎自稱阮出而禮義蕩然神州之所以陸沉也王安石蘇軾繼之而北宋以陷陸九淵繼之而南宋以亡王守仁李贄繼之而乾坤反覆此歷歷不爽也吾儕身受其禍謂宜談虎色變矣而猶多浸淫游戲於其中其於治亂之原殆有所未審

耳或者豪傑之士不得志於時則借以抒其無聊者有之某竊謂今日不得志未必非天所以成全之也何用無聊而遽遁於異物耶某又嘗謂三代以下學者大都被司馬遷蘇軾二子教壞令人靡所不爲其病中於心術人必不爲二子所惑而後可以言學詩文雖小道其源流亦出於是執事高明老宿其不以某言爲誕詩乎所示時藝得莊子史記之神而文序一首則孫可之筆也只此已足俯視一切矣詩文作家執事固有辭之而不得者然某之所望於左右又有進於是橫術廣廣吾道無人其可不疾痛而屈頭

屑此大膽耶足下年長於某其聞識多於某顧不揣
剌剌云爾亦以同溺旋渦中不得不號責於有力善
泅者耳偶作二首匆次不及謄清以草稿附呈亦以
見求正之急也末緣相見徒切依仰言無倫次侍鑒
不宣

荅戴楓仲書 名栻山西人

某足跡不越江南交游不及名位荷鋤村畦穿穴故紙頹然乾坤一棄物持此終老而已何意數千里外有道君子有從而物色之者某適滋懼也讀半可集浩瀚渟滀無從測其涯涘再讀自序始知淵源於東鄉今從二川以入歐曾之室故宜其門戶正大如此近世文字自震川出始能窺子固之藩籬而于子表章震川之力功更不小然竊謂二公之論文亦止論文之法耳後來之說愈精總不離文法最上一關却無道及者不知古人用許工夫成此不尷尬者將安

用也眼前紛紛多不出朱子辭闢二途江西頓悟永嘉事功而愚謂更當闢眉山之權術去此三大患必更有實得古人處不知先生於狂言謂何也來教云大丈夫當此時欲以筆墨見長可鄙甚矣此雖執謙之言然語亦有病世衰道微不患亂之不歸於治患只成漢晉唐宋不能復三代正在此時之君子存此理於筆墨耳孔孟不得志亦須存其言豈以筆墨鄙乎如徒以文法也然後謂之筆墨也可則且有不止於鄙者如所謂頓悟也事功也權術也其言之不精則禍中於生民孟子所謂生心害政立言者可不慎

與然則先生今日以著述自命正當以宇內第一肩
大擔予自任耳何言之過輕也承惠祗領傳艸晋詩
以誌勿諼玉鈎藉返適在村莊避兵無以爲報徒有
慙負拙刻偶評一集呈覽若以筆墨觀此又筆墨之
最下矣然或有未盡鄙處亦欲於此下一轉也山河
遼濶相見末從臨書神溯

復黃九煙書

三次得書皆以骨董爲緣其事甚可憎然以此得通數年未通之消息又甚喜之也執事清操好古世不易得其比雖杜門無日不思一見得書如得面焉故不惜一引致耳非好古董也其售否厚薄固非所與聞且孟舉不爲收藏大老官用晦非孟舉門下幇閑客九煙非用晦綠素人而此一流輙溷乃公令人悶悶嘗謂某不幸交孟舉自收疑殺天下人凡有冀望於二友者必以某爲狗監得者引薦失者蓄怨詈責不少即如執事尚有用晦能得於孟舉九煙不能得

於用聯之言又何怪市井流俗之云云也敝里之無一人足以語此難事所知也某之所以善二友者亦如韓公之於大顛爲其頗聰明識道理耳豈以其厚於貲能爲某用哉即四方賓客所周旋與否皆其本意某未嘗左右於中也某少時不知學抑游結納無所不至今始恨悔所作不但俠邪浮薄惡之不爲即豪傑功名詞章技藝之志皆刊落殆盡矣故世多見許爲騷人爲俠士爲好客爲多能未嘗非過情之譽然正皆其所恨悔者非所願慕也其所願慕者幾程朱之緒言守學究之家當而已讀來書及佳詠似尚

有如其不盡處故輙自布其狀謹和第三首韻曰云云執事亦一笑而許之乎中秋之約竚望殊切不謂又有如夫人腹疾之阻不知今遂不復來重九前後得補此約否孟舉叔姪甚思把臂屬筆加訂諧不一一

答陸氷修書

毎寄信相約輒疑辛齋不能來今果然矣十二日鼓蜂舟過畱一字相致卽往吳門余因數行與兼山特奉未至郭店卽乾斷舟不能前而返今函尚未拆也幷以送覽不意忽有此行迫促不能一晤比之常日倍覺黯然彥遠以珠彈雀之語眞是眞是余則以爲莫道不是珠且恐不得雀得亦不足飽耳况此非雀也蟯螂鴟鴉豈可彈耶纔說尋覓去耦耕定知不是耦耕人辛齋豈忘鄙詩乎乃欲得三四百千以老嗟乎辛齋此世界中豈有三四百棄置路旁待芒鞵布

機人拾取耶癡矣癡矣他人蒙皮戴角攫入箱袋中
物安肯拱揖而貢之不同道之人若謂吾別有取之
之術此豈復成辛齋乎憶前年太夫人生日壽序某
謂太冲青此意以厲辛齋幕賓游客之語旋有身嘗
之而身爲之者辛齋尚不知所警耶况太夫人齒高
正啜菽飲水盡歡之時豈遠游日乎無肉喫菜無菜
喫淡只有此法耦畊便耦耕更有何商量計較莫鑄
壞幾州鐵也天之與我甚禁甚貴正復有在是珠不
是珠正在此間辨取耳彈雀之後豈復有珠哉非辛
齋某何敢發此狂言誠猶望其行之未成也研斲已

久欲待而商落筆故銘尚未刻銘曰石無奇色而何
以刻余曰不然辛齋之物恥齋斲之神斤妙質茹光
吐華終古不蝕苟非其人雖有奇石劫燼塵灰無異
瓦礫䓁哉吾友永寳爾璧研作壺式又有銘則剌觸
不堪書也姑記以俟而時勸之知已稀少又復違離
凄愴如何

呂晚村先生文集卷一終